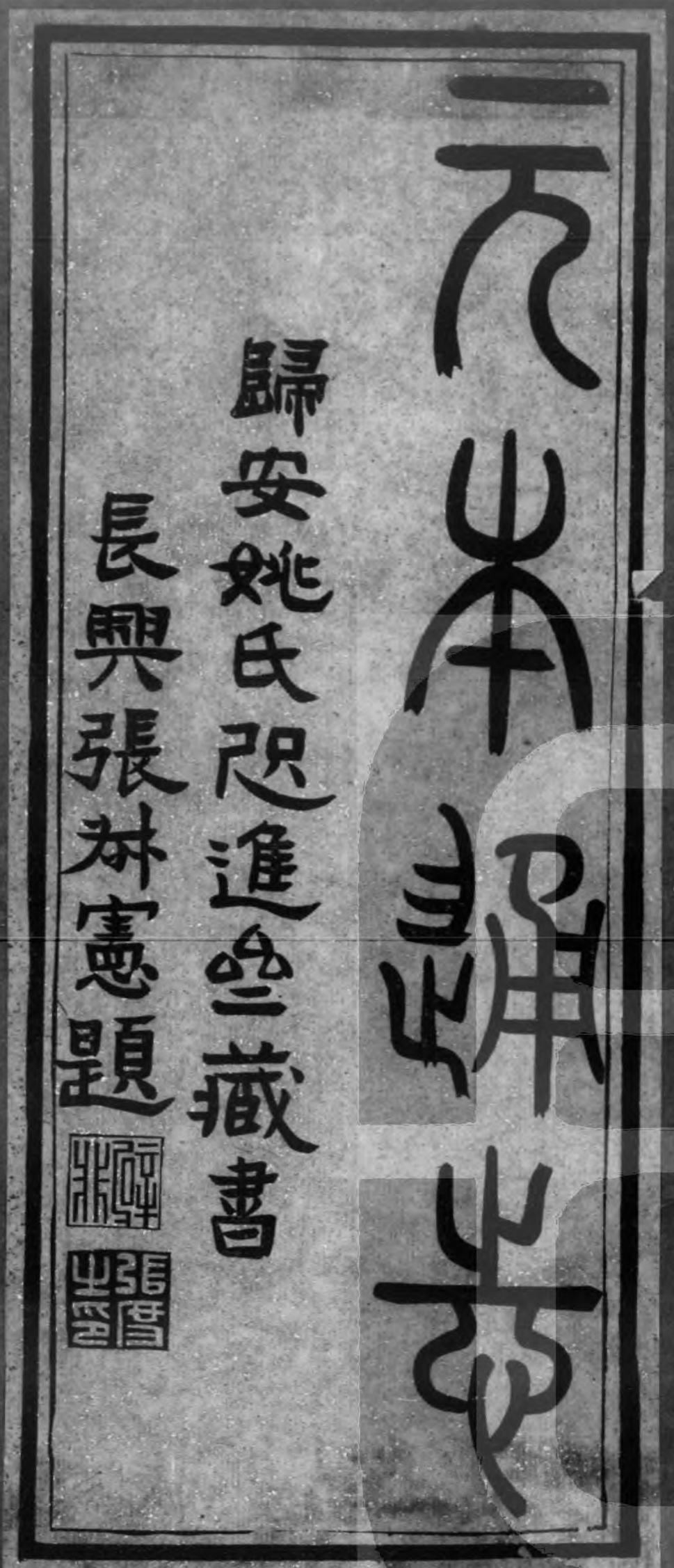
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
長興張芾憲題

後漢

楊終　李法　翟酺

應奉子勁　霍諝　爰延

徐璆　王充　王箕

仲長統　李恂　陳禪

龐參　陳龜　橋玄

崔駰子瑗孫寔　周燮萬良　黃憲

徐穉　姜肱　申屠蟠

楊震 子秉 曾孫彪 玄孫脩
王龔 子暢 孫昶
楊終 字子山 蜀郡成都人也 年十三 爲郡小吏 太守奇
其才 遣詣京師受業 習春秋 顯宗時 徵詣蘭臺 拜校書
郎 建初五年 大旱穀貴 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
徙者萬數 又遠屯絕域 吏民怨曠 乃上疏曰 臣聞善善
及子孫 惡惡止其身 百王常典 不易之道也 秦政酷烈
遷罰天心 一人有罪 延及三族 高祖平亂 約法三章 太
宗至仁 除去收孥 萬姓廓然 蒙被更生 澤及昆蟲 功垂
萬世 陛下聖明德被四表 今以比年久旱 災疫未息 昭
自菲薄 廣訪失得 三代之隆 無以加焉 臣竊按春秋水
旱之變 皆應暴急 惠不下流 自永平以來 仍連大獄 有
司窮考 轉相牽引 掠拷宽濫 家屬徙邊 加以北征匈奴
西開三十六國 頻年服役 轉輸煩費 及遠屯伊吾 樓蘭
車師戊己 民懷土思怨 結邊域 傳曰 安土重居 謂之衆
庶昔殷民 迫遷洛邑 且猶怨望 何況去中土之肥饒 寄
不毛之荒 極乎 且南方暑濕 障毒互生 愁困之民 足以
感動天地 移變陰陽矣 陛下留念省察 以濟元元 書奏

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
昱校書郎班固等難倫以施行既久孝子無改父之道
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
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
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
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
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舍則
有害於民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父而未還非天意
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終又言宣帝博徵羣儒

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
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於是
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
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
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貰出乃得與於白虎觀焉後受
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時太后兄衛尉馬廖謹篤
自守不訓諸子終與廖交善以書戒之曰終聞堯舜之
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堯舜爲之
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也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上

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爲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道其志漢興諸侯王不力教誨多觸禁忌故有亡國之禍而乏嘉善之稱今君位地尊重海內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以爲至戒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既無長君退讓之風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任性鑒念前往可爲寒心君侯誠宜以臨深履薄爲戒廖不納子豫後坐脅書誹謗廖以就國終兄鳳爲郡吏太守

廉范爲州所考遣鳳候終終爲范游說並徙北地帝東巡狩鳳皇黃龍並集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奏上詔貰還故郡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永元十二年徵拜郎中以病卒

李法字伯度漢中南鄭人也博通羣書性剛而有節和帝永元九年應賢良方正對策除博士遷侍中先祿大夫歲餘上疏以爲朝政苛碎違永平建初故事宜官權重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尋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爲庶人還鄉里杜門自守故

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不合上意之由法
未嘗應對友人因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高意
失之無所不至孟子有言夫仁者如射正已而後發發
而不中不怨勝已若反諸身而已矣在家八年徵拜議
郎諫議大夫正言極辭無改於舊出為汝南太守政有
聲跡後歸鄉里卒於家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也四世傳詩酺好老子尤善圖
緯天文歷算以報舅雒當徙日南亡於長安為卜相工
後牧羊涼州遇赦還仕郡徵拜議郎遷侍中時尚書有
缺詔卿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灾事天文道術以高第
者補之酺自陳能高而品忌故太史令梁謙惡其先用乃
往候謙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泣流連謙怪而問之酺曰
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為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
當應之酺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謙憂懼移病不試由
是酺數第一拜尚書時安帝幼冲政事追感祖母宋貴
人憂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閻顯等並用威
權酺上疏諫曰陛下應天承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
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簡

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宮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
改更社稷豈不以勢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
顱暴地願爲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生必暴受爵
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動均連化冀元以來未有等
比陛下識仁恩周洽以親九族崇寵極位在位莫肯正議會有些言警
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而朝臣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
更相佐附臣恐威權外假轟
制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況子稱國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哉
[illegible]紀之盛戚社稷之[illegible]深討也書奏不省

命外戚寵臣咸畏懾之延光三年山爲酒泉太守猥免
千餘騎徙敦煌來鈔郡界酺赴擊斬首九百級羌衆幾
盡威名大震遷京兆尹順帝即位拜光祿大夫遷將作
大匠損省經用歲息四五十萬疆固灾異多所匡正由
是權貴共誣酺及尚書令高堂芝等交通屬託坐減死
歸家復被章云酺前與河南張磐等謀反逮詣廷尉及
杜衆等三百餘人衆多著援禪鉤命解詰
十二篇初酺之爲大匠上書[illegible]
武帝大合天下之書酺奏以[illegible]經博士

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憲其舊堂諸生滿堂橫巷或逾牆而聽明帝辟雍始成欲戮太學者
尉趙憙以為太學碑雖皆宜用舊章故並傳至今而頃者
頑囂至為圜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講進後學帝從之
鄙鬼後遂起太學更開四門廣學業著為誡立碑銘於學
云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祖父順字仲和帝時
河南尹將作大匠公卿聚約巳明達政事宝十子皆有才
學中子疊江夏太守疊生彬武陵太守彬生奉奉少聰
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覆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
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録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
守備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時人
奇之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大將軍梁冀舉茂才先是
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執縣令屯結連年詔下
公卿議四府舉奉才堪將帥永建元年拜武陵太守到
官慰納山等皆悉降散於是興學校舉仄陋政稱變俗
坐公事免延熹中武陵蠻復寇亂荊州車騎將軍馮緄
以奉有威恩為蠻夷所服上請與俱征拜從事中郎奉

勤設方略賊破軍罷縱推功於奉薦爲司隸校尉糾舉
姦違不避豪戚以嚴厲爲名及鄧皇后敗而田貴人見
幸桓帝有建立之議奉以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
書諫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于鄭漢立飛燕成帝
亂嗣泯絕毋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
以疾自退追愍竇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萬言
諸公多薦舉會卒子劭劭字仲遠少篤學博覽多聞靈
帝時舉孝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中平二年漢陽賊邊
章韓遂與羌胡爲寇東侵三輔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
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赴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
衆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以爲烏
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爲仇敵若烏桓被發則鮮卑必襲
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
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
騎五千必有破敵之效劭駁之曰鮮卑隔在漠北犬羊
爲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
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糜服苟欲中國珍

貨非爲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爲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爲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冲亦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爲不法裁以軍令則忿突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略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彼寇未殄而羌爲巨害如或致侮其可追乎臣愚以爲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

王室典憲焚燎廢有子遺世閑闕以來昔大或滋酷今大駕
肇禋巡省許鄙枝出險難之命惟新豈累世受恩榮祚
豐衍藉不可接貪少云補謹撰所見尚書舊事往往
爾故今決疑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
二百五十篇錯雜之節文又集駁議三十一篇以
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剛叙
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事棄古今瓌瑋之士文章煥
炳徒美其可觀其二十七事所鉤沈豈緊皆謂必合道衷
之論蓋已聊示藉手普鄭之於周宋

愚之云乎實無石緝緝十重天覩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
文之一蔽無乃類斯在民實云雖有嫗姜絲麻不棄樵悴
庶翩蓋前以代匱也是用敢露瑣才厠干明哲之末雖
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聽惟因萬
機之餘暇游意省覽獻帝春之二年詔拜劭為袁紹軍
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舊章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
憲乃綴集所聞著漢官儀十卷又撰定律令為司隸時並下諸官府郡國各上
式多劭所立初父奉為汝南太守有名録為狀人紀又論當時行事
前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名

著中漢輯序撰風俗通以辯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
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
漢書皆傳乎時後卒于鄴弟子瑒璩並以文才稱中興
初有應嫗者生四子前妻子死後妻子亦死嫗養前妻
孫甚篤鄰人以為妖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黃
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瑒七典通顯

霍諝字叔奮魏郡鄴人也少為諸生明經有大誕諝舅
客荒於大將軍梁商商以為棄材章文坐繫洛陽詔獄
掠考困極諝時年十五晝夜守視情定適赦事除乃還
雖臧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

而已古語云伸屈所以導前脩也傳曰
人心不[illegible]譬如其面然蓋謂大小窮隆醜美之形至於
鼻目無變容孝昭友之歡未有不然者也情之異者剛柔寄
急諾敬之間至於趨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也語與
戰慄繼以之累無故[illegible]定詔書欲以何[illegible]就石所從
其便[illegible]
高於[illegible]
[illegible]冒死相隱言其寃濫未必可諒且以情平論
理先去寇手孫恩一路平易位拙州郡日望徵辟亦[illegible]
禍以解細微弊猶尸飢[illegible]附子
[illegible]已絕咽喉豈[illegible]
[illegible]敢白東海琴

婦見枉不辜幽靈感革天應枯旱光之所坐情既可原
守闕連年而終不見理呼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之下
傷和致災為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應復案夫以罪刑
明白尚蒙天恩豈有冤謗無徵所不得理是為刑寄正
罪戮加誣侵也不論其若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
人臣無二言行動[illegible]舉厝移陰陽誠能[illegible]渙然曉
察必有于公高門之福和氣下應天下幸甚高謝才
志即為奏原光罪由是顯名仕郡舉孝廉稍遷金城太
守性明達篤厚能以恩信化誘殊俗甚為羌胡所敬服

遭母憂自上歸行喪服闋公車徵再遷北海相入爲尚
書僕射是時大將軍梁冀冀書戚秉權自公卿以下莫敢
違牾請與尚書令尹勳數奏其事又因陛見陳聞罪失
及冀誅後桓帝嘉其忠節封鄠都亭侯前後固讓不許
出爲山陽南尹遷司隸校尉轉少府廷尉卒官子儁安定
太守
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也清苦好學能通經教授性
質慤少言辭縣令隴西牛述好士知人乃禮請延爲廷
掾范冉爲功曹濮陽濮治爲主簿常共言談而已後令史
昭以爲書奏仁化大行人但聞孺夫不知郡縣在事
二年州辟禮請不就桓帝時徵博士太尉楊秉等舉賢
良方正再遷爲侍中帝游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
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
陳蕃左丞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
與爲善可與爲非帝曰昔朱雲延折欄檻今侍中面稱
朕違敖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轉長水校尉遷魏郡太
守徵拜大鴻臚帝以延儒生常特宴見時太史令上言
客星經帝坐帝密以問延延因上封事曰臣聞天子尊

無爲上故天以爲子位臨臣威重四海動靜以禮則
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
有龍灌之舊封爲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
與之對傳上下媟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立右者所以
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昔
宋閔公與彊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災
武帝幄坐倖臣李延年韓嫣同臥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
生驕溢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辜夫愛
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濫物情
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以甄其德善人同勸
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
損者三友邪臣惑君亂要危主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
非所行則說於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
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戒
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夫以
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況陛
下今所親幸以賤爲貴以卑爲尊哉惟陛下遠讒諂之
人納謇諤之士除左右之權寵官官之敝使積善日熙

佞惡消殄則乾災可除帝省其奏因以病自上乞骸骨還家靈帝復特徵不行病卒子曠白馬令亦稱善士

徐璆字孟玉廣陵海西人也父淑度遼將軍有名於邊璆少慷慨學辟公府舉高第稍遷荊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爲南陽太守因執放濫臧罪數億璆臨當之部太后遣中常侍以忠屬璆璆對曰臣身爲國不敢聞命太后怒遽徵忠爲司隸校尉以相威臨璆到州舉奏忠臧餘一億使冠軍縣上簿詣大司農以彰暴其事又奏五郡太守及屬縣有

元年與中郎將朱儁討黃巾賊於宛破之張忠怨璆與諸閹官構造無端璆逐以罪徵有破賊功得免官歸家後再徵遷汝南太守轉東海相所在行獻帝遷許以廷尉徵當詣京師道爲袁術所劫授璆以上公之位璆乃歎曰龔勝鮑宣獨何人哉守之必死術不敢逼術死軍破璆得其盜國璽又還許上之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郡郡印綬司徒趙溫謂璆曰君遭大難猶存此邪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降七尺之節況此方寸印乎後拜太常使持節拜曹操爲丞相操以相印讓璆璆不敢

當卒於官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
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性
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
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
居教授仕郡爲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充好論說始若
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閉門潛思
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
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董勤辟爲從事

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
宗時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性
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順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
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
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
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進志意蘊憤乃隱居
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
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讁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者

其五篇云爾貴忠篇曰夫貴者人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人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也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君上而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誅況冒天而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行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

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官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心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賑貧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讒譖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用心也與嬰兒子何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

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當
生癰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
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山干衛刀都市豈非無功
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
泉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
而割爲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鑱
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
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
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
恩澤普之豈不惑哉浮俟篇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兆
人爲子一夫耕天下受其寒
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爲巧
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游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
察洛陽賢士不業者十有於農夫虛僞游手什於末業是則
一夫新百人食之一農二奉百末能供
之天下百郡千縣帝都亦數類比肩如此奉末不足相供
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軌姦軌繁
多則吏安能治吏安能治無愁歎歎愁愁怨

若曰多[illegible]咨徵並臻不[illegible]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天
貪生於富詩生於讒謟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懷德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
節以制度工儉財不害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
始由是觀之人固不可奢慾也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日
古而習謟叡或以謟媚合仕爲業或以游博博奕爲事
丁夫不執鞭而懷金挾彈攜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
作丸賣之外不足以養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詐小兒此皆無益也詩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紀皆以畫繒華爲飾帶而今京
[illegible]畫黃衣服飲食[illegible]
[illegible]御僕妾皆服[illegible]組[illegible]
而屋梁珠玉虎魄之[illegible]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窮極麗美
轉相誇曉其[illegible]畢縵帷竟道騎奴侍童妾
[illegible]引[illegible]者競[illegible]過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
終[illegible]之業[illegible]者必有[illegible]然後乃得衣繒綵而棄車馬今
雖不能[illegible]宜令細民各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衣
[illegible]衾[illegible]中[illegible]不[illegible]衣[illegible]不[illegible]
以棺槨桐木爲棺葛采[illegible]縅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
以後轉用楸梓槐柏杶櫲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使
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
南檽梓豫章之木邊遠下土亦競相放夫櫲梓豫章所
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浮洛工匠
雕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
將萬夫而東至樂浪害人費力傷農於萬世之地
古者墓而不墳中世[illegible]而[illegible]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
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孟子泣曰古不修墓及鯉死有棺

無槨文帝葬芷陽明年葬洛陽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
墓雖卑而德最高今富商豪家生不極養死
乃崇喪或至金鏤玉匣襦裨多埋珍寶偶人車馬
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案鄜畢之陵
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爲褒君愛父不
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音晉靈公多賦以雕
牆春秋以爲非君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爲不臣
況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實貢篇曰國
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
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
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
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脩正而
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
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
貢士者不援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
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贊察其狀則德伴顏冉詳覈厥
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

原件短缺 P23-P24

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忘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愛日篇曰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

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illegible]勝矣何以明之哉夫謹勑之人身不踰[illegible]走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緊惡豪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藏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狼蓁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書

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
膚蓋以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
汝反脫之古者唯聖人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
難盡法禁不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順育萬物以成
大化羣凶姦宄之徒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
寇賊明令手不能侵斷猶也凡敢爲大姦者才必有過
於衆而能自媚於上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諜之
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爲顧哉論者多
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眚以解散之此
未昭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後度遼將軍皇
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鷹門太守者亦去職
還家書剌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鄉前在郡食鷹美
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
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待人爲之語
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符
竟不仕終於家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慴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三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友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衰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幹以并州叛卒至於敗并冀之士皆以是異統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君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池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蹴踏疇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消遥一

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貴永保性命之期
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
門哉又作詩二篇以見其志辭曰飛鳥遺跡蟬蛻亡殼
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
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
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爲局
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
委曲如瑣百慮何爲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
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西游心
海左元氣爲舟微風爲柂敖翔大清縱意容冶尚書令
荀彧開統名奇之舉爲尚書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
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
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時年四十
一友人東海繆襲嘗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揚其
書有益於政者有理亂損益法誡等篇辭多不載云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教授諸生常數
百人太守潁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爲從事
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冢墳

持喪三年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爲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遷張掖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脩禮遺恂奉公不阿爲憲所奏免後復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北匈奴數斷西域車師伊吾隴沙以西使命不得通恂設購賞遂斬虜帥縣首軍門自是道路夷清威恩並行遷武陵太守後坐事免步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爲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會西羌反畔恂到田舍爲所執獲羌素聞其名放遣之恂因詣洛陽謝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年九十六卒

子禪字紀山巴郡安漢人也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爲邦內所畏察孝廉州辟治中從事時刺史爲人所上受納臧賂禪當傳考無他所齎但持喪斂之具而已及至笞掠無算并五毒畢加禪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散釋車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也初仕郡未知名河南龐參
見而奇之舉爲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輸作若盧永初元
年涼州羌零種羌反畔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參於徒
中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
水潦不休地力不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
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
搏手困窮無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爲萬
里遭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
騭宜西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
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
織紝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
之仇報奔北之恥雪矣書奏會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薦
參曰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
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爲邊守匈奴不敢南向夫以一臣
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
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坐
微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爲患大軍西屯臣以爲如參之
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參

騎將軍鄧騭聞其名而辟焉
以禪爲漢中太守夷賊素聞其名聲即時降服遷左馮
翊入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獻樂及幻
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
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音齊鳧爲
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又曰放鄭聲遠佞
人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奏禪曰古
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
南鞠任朱離今禪國越流沙踰縣度萬里貢獻非鄭衛
之聲佞之比而禪廷訕朝政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
左轉爲玄菟候城障尉詔敢不之官上妻子從者名禪
既行朝廷多訟之會北匈奴入遼東追拜禪爲遼東太
守胡憚其威彊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
慰之單于隨使還部禪於學行禮爲說道義以感化之
單于懷服遺以胡中珍寶而去及鄧騭誅廢禪坐故吏
免復爲車騎將軍閻顯長史順帝即位遷司隸校尉明
年卒於官子澄有清名官至漢中太守禪曾孫寶亮朗
壯有禪風爲州別駕從事顯名州里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也初仕郡未知名河南龐參見而奇之舉爲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輸作若盧永初元年涼州羌零種羌反畔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言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騭宜西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里遷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紝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北之恥雪矣書奏會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薦參曰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爲邊守匈奴不敢南向夫以一臣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坐微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爲患大軍西屯臣以爲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參

刑以爲軍鋒必有成效宣助國威鄧太后納其言即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而徵鄧騭還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廣上連年不登穀石萬餘參奏記於鄧騭曰比年羌寇特困隴右供徭賦役爲損日滋官負人責數十億萬今復募發百姓調取穀帛衒賣什物以應吏求外傷羌雲內困徵賦遂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爲害遲進則穀食稍損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縣官不足復貸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既困還復爲金城之禍矣參前數言宜棄西域乃爲西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貪不毛之地營恤不使之民暴軍伊吾之野以慮三族之外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夫拓境不寧無益於彊多田不耕何救飢敝故善爲國者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疎改縣立城可居者多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絕郡以權徙之轉運遠費聚而近之徭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騭及公卿以國用不足欲從參議衆多不同乃止拜參爲漢

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高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户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户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恩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按大本薤者欲吾擊彊宗也抱兒當户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彊助弱以惠政得民元初元年遷護羌校尉畔羌懷其恩信明年燒當羌種號多等皆降始復得還都令居通河西路時先零羌豪僭號北地詔參將降羌及湟中義從胡七千人與行征西將軍司馬鈞期會北地擊之

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義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饒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慶日是以堯勑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

夔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獲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今寬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餔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鄰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飢者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詞正而不撓事曲則詞辛而不伸故無恩於吏行賕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肯不枉之於廷以歲時之間而反覆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之重豈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之重豈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郡

上天感痛致災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
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
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爲日三十萬人廢其
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然則
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
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述赦篇
曰凡療病者必知脈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
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
起然後救之赦故爲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月賊良民之
婦號哭空城野鳥書啼人煙斷絕
朽壯歲并州水雨災螟瓦堂稼穡荒耗租更空閣
有慮不終年少壯慮於困乞且牧宰不良或出官
旨取過前哼哼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
暴徭賦而令倉庫殫於剝狼之口功業無錄兩之效皆
由守令忠[illegible]前源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
所蠲[illegible]來踰旬動勤卓然實應
賞異必勸功能[illegible]
德讓之未中郎將移[illegible]

[illegible] 祖更寬赦之隸免官[illegible]
[illegible] 私之禍胡焉可[illegible] 藏寧之惠矣
[illegible] 悟乃更選幽并[illegible] 召群公[illegible] 以下多所
[illegible] 易下詔為陳將軍除并州[illegible] 二年[illegible] 職以臨吏民龜既
到職州郡重足震慄解卑不敢[illegible] 鑒前息終開歲以億
計大將軍[illegible] 深冀與龜素有隙譖其潛[illegible] 誅威挑取功譽
不為胡虜所畏坐徵還逆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為尚書
[illegible] 其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自知必
[illegible] 所害不食七日死西域[illegible] 哀涼民庶咸為舉[illegible]

[illegible] 柔[illegible] 祭其墓
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illegible] 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illegible]
祖公基廣陵太守父肅東萊[illegible] 寧六少為郡功曹時緣
[illegible] 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illegible] 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
[illegible] 玄名為部陳從事窮考[illegible] 會昌[illegible] 玄言心[illegible] 遣之玄
[illegible] 之惡[illegible] 曰[illegible] 實容[illegible] 藏罪[illegible] 為[illegible] 人所[illegible] 景小為[illegible] 六所[illegible] 厚
[illegible] 之[illegible] 馳檄救之景[illegible] 承旨召玄[illegible] 檄不發案之益急昌
[illegible] 遣[illegible] 徵玄由是[illegible] 著名[illegible] 舉孝廉[illegible] 補洛陽左尉時[illegible] 景下疑

為河南尹玄以公事當詣府受書為所忿手書遮留還鄉
里後四海為齊相坐事免上谷太守
永興初為陽太守時上郡夷反
子冀帝一境皆震郡人王
玄為更稱疾不就玄愈勑督郵尋益逼責曰岐
若不至施鈐其母益當爭子豈能得遂曉譬岐岐
起郡內一八年亦競往謝實乃止時頗以為譏後謝病
復公車徵為司徒長史
及竇氏誅嗣等自殺
初徵入為河南尹轉少府大鴻臚建寧三年遷司空轉
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為廷
尉玄以國家方弱自度力無所用乃稱疾上疏引衆災
以自劾遂策罷歲餘拜尚書令時太中大夫蓋升與帝
有舊恩前為南陽太守臧數億以上玄奏免升錮沒
入財賄帝不從而遷升侍中玄託病免拜光祿大夫光
和元年遷太尉數月復以病罷拜太中大夫就醫里舍

遼將軍假黃鉞玄至鎮休兵養士然後督諸將守討擊
胡虜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職三年邊境安靜靈帝

玄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刃執之入舍登
樓就玄求貨玄不與有頃司隸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
陽令圍守玄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遽之玄瞑目呼
曰姦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
於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詣闕謝罪乞下天下凡有劫
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詔書下其事初自
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玄以
光和六年卒時年七十五玄性剛急無大體然謙儉下士
子弟親宗無在大官者及卒家無君業喪無所殯當時稱
之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玄玄見而異焉謂曰
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及後
經過玄墓輒慷慨致祭嘗自為其文曰故太尉橋公懿
德高軌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邈哉
緬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
觀皆由奖勗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厚歎賈復士死
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沒之後路有經
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
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哉懷舊惟顧念

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哉致
薄奠公其享之六子羽官至任城相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帝時爲幽州
從事諫刺史無與燕剌王通及剌王敗崔爲侍御史生
子舒歷四郡太守所在有能名舒小子篆子莽時爲郡
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辭
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陳不訪儒士此舉豈爲至哉
遂投劾歸莽嫌諸不附己者多以法中傷之時篆兄發
以佞巧幸於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

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
於新世後以篆爲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難曰吾生無
妄之世值流昇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
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
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彊起班春所至之縣試汙塡蒲篆
乘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于
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扣頭諫曰朝廷初政州
牧峻刑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悔乎
篆曰郭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

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建武初朝廷多薦
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賢良冢自以宗門受菑僞寵
慚悅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
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所占驗臨終依賊自悼名曰慰
志冢生穀以疾隱身不仕穀生駟年十三能通詩易春
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游
太學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常以典籍爲業未遑仕進
之意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實駟擬揚雄解
嘲作達旨以答焉其辭曰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
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
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歷
世帝府高談育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氂窮至
賾於幽微則潛隱之無深然下不步鄉相之廷上不登
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已退不黷於庸人獨師友道德
合符曩眞抱景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
隨時之宜道貴從凡于時大一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
帝布宮臨雍洋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率導德以厲忠
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鎭鉶於明智不

以此時攀台階闚紫闥掾高軒望未闌矣欲千里而思
尺未發蒙藹惑焉故英人衆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
垂蚋之趣大沛胡爲嘿嘿而久沈滯也荅曰有是言乎
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
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
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
攸降厥趣各違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仁爲非得義爲
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或盬耳而
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長飢或屢黜而不去或
屢聘而不來或發蒙於王公或以魚父見兆於元龜若夫
紛纏塞路凶虐描流人有昏墊之尼主有疇咨之憂條垂萬變上下
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
旨尭含慼而皐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絺
舍結不解而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鑮
玄珪冉顯功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鍾與其有事則褒
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
纓整襟親矩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

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
以皇質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為仁壹天下之衆異
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坏冶一陶羣生得理庶績其
凝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
典陳而九刑厝濟兹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
略尚父之鷹伊皐不論奚事范蠡夫廣厦成而茂木暢
遠求存而良馬繫陰事終而水宿藏場功畢而大火入
方斯之際剋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聲言
猶衡陽之芬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為之稀藝拱把不為
之數悠悠罔極亦各有得彼採其華我収其實舍之則
藏已所學也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復靜
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眺
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摟處叫呼衒譽縣旌自
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燿世因以干禄非仲尼之道也
游不倫黨苟以徇已汙血競時利合而友子笑我之沈
滯吾亦病子脅脅而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
枉徑而我非隨臧否在予唯世新議固將因天質之自
然誦上誓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

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繫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昔孔子起威於夾谷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亢嚴克敵於彊禦范蠡錯執於會稽伍員樹功於柏舉魯連辯言以退燕包胥單辭而存楚唐且華旃以悟秦甘羅童牙而報趙原衰見廉於壺飧宣孟收德於束脯吳札結信於丘木展季効貞於門女顏回明仁於度轂程顥爻顯義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嶽駟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文多故不載帝雅好文章自見

駟頌後帝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駟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爰班固而忽崔駟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駟由此候憲憲罷夜邳門賓謂駟曰子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駟入爲上客暮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駟適在廁帝聞而歎召見之憲欲以爲不宜與白衣會帝惜曰玉堂能令駟朝夕在廁邪何必參此適欲官之會帝崩竇氏敗駟竟以是厭屈而卒

西河內諝命駟獻書誡之曰駟聞之傳曰生而言者駟生而貴著徵生富貴而能不驕溢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

隆 [illegible] 觀行 [illegible] 之盛 [illegible]
誠夙夜以求 [illegible] 恐申 [illegible]
[illegible] 無位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盛 [illegible]
[illegible] 衛尉克 [illegible] 禮 [illegible] 多福 [illegible]
[illegible] 非 [illegible] 盛也重侯累將 [illegible]
於時垂衍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拉有餘而不
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戚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
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illegible] 民之興肇自高文三君
以寖淑慝道成名定 [illegible] 安豈以法命著為德顯自中興內
[illegible] 恩 [illegible] 固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高 [illegible] 高祖 [illegible] 享祚國垂社於今矣議
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
愈懼爵隆而益恭逐察近鑒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
盤杅矜矜業業無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
[illegible] 及憲為車騎將軍辟駟為掾憲府貴重掾屬二十人
皆敦剌交二千石唯駟以選士年少擢在其間意輒違權
驕恣駟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駟為主簿
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疏之因察駟高
[illegible] 當為長奏長駟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還歸永

元四年卒于家所著詩賦銘頌書日記二卷元依婦禮結言
是七日酒醴言合二十一篇中子援字子夏早孤毓志好
學盡能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師從侍中書達質正大
義達善待之援因留游學遂明天官歷數言占易傳六
日七分諸儒宗之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初
援兄章為人所殺援手刃報仇因亡命會赦歸家家貧
兄弟同居數十年鄉邑化之年四十餘始為郡吏以事
繫東郡發干獄獄掾善為禮援聞奏訊特輒閉以禮論
其專心好學雖顯沛必於是後事無所歸家為度遼將
鄧遵所辟居無何遵被誅援免歸後徵辟車騎將軍閻
顯府時太后稱制顯入參政事先是安帝廢太子為濟
陰王而以北鄉侯為嗣援以北鄉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
說令廢立而顯日沉醉不能得
常侍江京陳達等得以讒妄寵愛
扶立踩聲少帝即位發病顯
欲與共求見說帝等
乃謂長史陳禪曰中
聖水京等廢少帝
立濟陰王必上當毛心下令
靜霍之功不下廉
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萬
遠天意久厭神器命

將以無罪手導元惡此所謂
豫未敢從會北鄉侯薨據
兄弟悉伏誅瑗坐被斥門
狀瑗聞而遽止之騎陳蒨為
祇上書禪請為之證瑗
勿復出已遂辭歸不復應州郡
開莫府復首辟瑗自以再為貴
固辭歲中舉茂才遷汲令在事
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漢
遷濟北相時李固為太
勤歲餘光禄大夫杜喬
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
顧命子寔曰夫人稟天地之
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
年歿之奠一不得受
辭尤善為書記箴銘所著
官志數辭移檄文檢新章書

會分功之時瑗
詹王以為順帝開
知瑗謀欲上書言
侯爵召瑗謂曰弟聰
兒妻屏語耳願使君
敢言便宜為八開稻田
久之大將軍梁商初
或生及其終也歸精
勿歸鄉里其賜葬之
葬頌七篇南陽文
凡五十七篇

陽文學官志闕於後世蓋
七好賓客盛酒肴饌置諸
羹而已家無儲石僧當曲
始少沈靜好典籍交幸
就植帝初詔公卿郡國舉
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
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
談而唐虞以興伊冀作訓而
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
者常由人主承乎日久俗
習亂安危怏不自覩或
誨厭僞忽真或黜忠路莫
守祿或踈遠之豈言以
鑒伊於下悲矣自漢興以來三
翫上下忘懈風俗彫敝人庶巧
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

發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
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
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
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
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
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
五十餘歲矣政令垢
百姓囂然咸復思中
體之元蹈舜然後乃理

哉顗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
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意
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
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
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
庶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
不達權制音偉所聞簡忽所見烏
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摘奪何
要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
裁割要措斯世於安
制步驟之差各有云
聞也蓋孔子對葉公
莽其不同所急異務
之主亦匡時失昔盤
正刑俗人拘文牽古
云率由舊章而已其

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己辭以破其義寡不
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
排於紛灌爲乎之所以攄其幽憤
賈生之賢紛灌之患而有此患況
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繩法八世
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制
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
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
清肅天下密如薦勳祖廟享肆

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姑奪遂爲漢
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
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
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
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繆平戚之舞足以解平城
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
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
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
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民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
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
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
路險傾方將拑勒鞭轊以救之豈暇鳴和鑾請節奏哉
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
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二
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
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
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笞與重罪
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乃定律減笞輕棰自是之後

苟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失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皇儀擊石則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其後辟太尉袁湯大將軍梁冀府並不應大司農羊傳少府何豹上書薦寔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出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卧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爲作紡績織維練縕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略吏民一歲至九奏命寔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常爲邊最以病徵拜議郎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會梁冀誅寔以故吏免官禁錮數年時鮮卑數犯邊詔三公舉威武謀略之事司空黃瓊薦寔寔拜遼東太守行道母劉氏病卒上疏求歸葬并行喪母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初寔在五原常訓以治民之政寔之善績母有其助焉服竟召拜尚書寔以世

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初寔父卒㮚賣田宅起
冢塋立碑頌葬訖資產竭盡因窮困以酤釀販鬻爲業
時人多以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及仕
官歷位邊郡而愈貧薄建寧中病卒家徒四壁立無以
殯斂光祿勳楊賜大僕袁逢少府陰脩爲備棺槨葬具
大鴻臚袁隗樹碑頌德所著碑論銘荅七言祠文表
記書凡十五篇寔從兄烈有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
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卿州郡下至黃綬各
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

阿保別自通達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
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時因傳母入錢五百萬
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侍者
曰悔不小靳可至十萬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
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烈於是聲譽衰減
父之不自安從容閒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
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當爲三公而
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
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時爲虎賁中郎將服武弁戴鶡尾

狼狽而走烈罵曰死
小杖則受大杖則走
鈞少交結英豪有名
俱起兵山東董卓以
既誅拜烈城門校尉
文才所著詩書教頌等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
順折頰醜狀駭人其母
多有異貌與我宗者乃

父撾而走孝乎鈞曰舜之事父
不孝也烈慙而止烈後拜太尉
爲西河太守獻帝初鈞與袁紹
收烈付郡獄錮之銀鐺鐵鎖卓
李傕入長安爲亂兵所殺烈有
凡四篇
曹掾燕之後也燮生而欽
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
此兒也於是養之始在髫髮著

[illegible]讓十歲能誦詩書[illegible]相禮易不讀非聖
[illegible]下有陂田
[illegible]食也鄉黨宗族希得
兒若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公交辭延光二年安帝
以玄纁束帛聘燮及南陽宋[illegible]郡各遣丞掾致禮宗
族皆勸之曰夫脩德立行以[illegible]世以來[illegible]相
[illegible]若獨何爲守志固之[illegible]不能隱處巢穴
[illegible]綺季之跡而猶[illegible]泥揚
波曰[illegible]矣夫脩[illegible]勤而不[illegible]焉得[illegible]

平西門載到頴川潁陽縣
病到遂寫遺書與
子郎曲於孤微少作
郡門郎路瞻然恥在廝役
變命而從莊撫學妻子
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無處
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潔
黨以爲儀表變化之年皆
爵不及學問焉曰子國有頴
郡其間郡戴良才高德敞
罔然甚有失也其母問曰
不見叔度時常自以不及況
及歸而不見良則鄙吝之
曰叔度汪汪若千頃陂
渾之不清激之不濁
而淵深難測異之推與語
移日不能去謂寓曰子
未

[illegible]多所開陳玄宗[illegible]
閣不出帝退進[illegible]
表奉高之禮公等諸流涕盡[illegible]
澄之不滿滴之不竭不可量[illegible]
交人勸其住憲亦不拒之暫[illegible]
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徐[illegible]子儁章南昌人也家[illegible]
會泰公薨服其德[illegible]
等以禮請留[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齋不起時陳蕃為太
[illegible]當在都不接賓
常自耕稼非其力不
[illegible]以問林宗林宗曰
[illegible]汪汪千頃陂
[illegible]澄之不清[illegible]
[illegible]而還意氣無所競年

唯[illegible]來[illegible]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
等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
[illegible]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
士生此王國天擬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時左右大
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
[illegible]者賴川李子雲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
[illegible]元天工少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今旦帝乃以安車玄
[illegible]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閎[illegible]
先後蕃對曰閎生出公族[illegible]
[illegible]訓著長於三輔[illegible]

之俗所謂不共自亶不鑢自離至於薛者受又自江南里
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稱嘗為太詩書瓊又所辭
不就及瓊亡歸葬稱乃製縗絰徒步到江夏赴之設維酒
薦祭哭畢即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
數十人聞之疑其稱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
及於逵容為設飯共言穀稻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
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
及林宗有母憂稱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無
所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

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
聘稱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奉登篤行孝悌亦隱居
不仕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漢末寇賊縱橫皆
散亂禮行轉相約勑不犯其閭建安中卒李雲字雲少
孤繼母嚴酷雲事之愈謹為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
身不仕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肱與二弟仲海
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卧起及各娶妻
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遶往就室肱博通

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吏見肱無衣服惟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愧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惑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竇武借節鉞之威以驅策衆望乃白徵肱為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況今政亂國蹙夫何為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耕以玄纁鵝即拜太中大夫詔書至門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閒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晉命得尚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熹平二年冬子蒙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喪父哀毀過禮服

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同郡綏氏女
玉爲父報讎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
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美我足以
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當表旌宣盍甚況
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鄉人
稱美之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
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
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言貧樂潛
味道守眞不爲燥濕輕重不爲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
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爲主簿不行遂居精學博
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
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
於河輩之間從事義之爲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授傳於
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
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
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
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赧吾以子爲可與言
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

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
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三萬餘人風以爲文學
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
之王至爲擁彗先驅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
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
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礧然免於疑論後蟠友
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
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璆爲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
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遣數不詣
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莫府初開至如
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
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
於時則未也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比兩受署
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
聲滅迹巢棲菰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
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速
蹈其迹不亦難乎孔子可師何必首陽蟠不荅中平五
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馥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

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粲融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粲等爲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太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飢窒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剋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范氏曰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孔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故其行也則濡足蒙塵出身以殉時及其止也則窮棲茹蔬藏寶以迷國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哺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晏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豬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晏邑令聞勑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已祭晏邑邪遽去客浦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少京兆清節貧財千萬貨越卒

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
縣廣武聞慈名節約不入
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
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
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
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
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
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
匹其可滅乎左右悉權豪其
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
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榮候
已哉蓋論時審已以成其道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
遂遁逃不知所處光武高其
赤泉侯高祖敞睿帝時為丞
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
博覽無不窮究諸儒

居於湖不蒼州郡禮命數十年乃赴人謂之歸養而震志愈篤後有鴻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講者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辟命不就四遷荊州刺史南陽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南陽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為太僕遷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麤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永寧元年代劉愷為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宰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理以去穢為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不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宜鄧雖有推燥君溼之

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一亡無厭之
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黷日甚
哲婦喪國昔鄭莊公從母之愛
國然後加討春秋歎之以為失教
遠之忽實為難養易曰無由遂在
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
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
心留神萬機誡慎拜爵減省獻御
為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
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
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趙
壤交通壤遂以為妻得龍襲護爵位至侍中寵深疾之復
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有功臣不得封故經
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竊見詔書封故朝陽
侯劉護再從兄壤襲護爵為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
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壤無他功
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
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讁譴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

不知紀極外交羣
書議郎鶏牡鳴詩刺
惡驕弟之情幾至危
絕伯榮莫使往來
變之私割不忍之
節徵發令點無鶴
天文子小人近之喜
干饋言婦人不得與

順帝之則書奏不省延光二年劉祐爲太尉帝舅大
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
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
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宜有尚書勅遂拒不許
寶大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
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即辟之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
由是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爲阿母脩第中常侍樊
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驕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
曰臣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合合兩爲一
連宅竟街雕修繕錦綵巧伎今盛夏土工而攻山轉
石甚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爲費巨
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侍轟
侯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
宰司辟召承望其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
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
誰復讎校曰財貨者所以養人義惟陛下之人豐宜惲等見
震連切諫不從乃詔公卿詣朝堂會議震因地震
匠見徒材木多腐觀寢殿無數震因地震

後上疏曰臣蒙恩寵位冠羣臣不能奉宣教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震者陰精承陽而動搖者陰消陽盛也其日戊辰三若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宮盛於持權厲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朝夕憂懼垣屋顛倚枝柱已施而興災欲令遠近反知政化之清流立竿見影之效也而親道俾臣未崇斷金驕溢踰法多請從士盛益修第舍賞賚無度福道路讙譁衆所聞見地動之變又在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穀將枯陛下不以此時減損用度畜養精神以備災變而反增廣園池繕修不已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儆恒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王令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掩訞言之咎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震前後所上轉有劾至帝既不悉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名聞未敢加害尋有詞閒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書發遂收考訊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堲局哲王小人怨詈則反自敬德所以遠聰明開不諱博采衆心今事激訐讒言為非興立令刑犯法有差乞蠲煩苛全騰之

命以誘納叛人[illegible]不從騰竟伏尸都市[illegible]三年
[illegible]東觀代[illegible]鄧豐[illegible]國襲[illegible]為[illegible]宅豐[illegible]部緣[illegible]意
[illegible]吏[illegible]匿[illegible]吏考校之得豐[illegible]所許下詔書具奏須行
還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大史言星變逆行蒙其譜震云
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及車
駕行還便時太學夜遣使者槩取震大尉印綬於是柴
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
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見傷亭乃慷
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爽
女妓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
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
家次勿設祭祠因飲酖而卒時年七十餘弘農太守移
良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謫震
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涕歲餘順帝即位樊豐周
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
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
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
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時連有災

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上天降威災眚屢作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今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禮而有靈儻其歆享於是時人立石鳥象於其墓所震之被譖也高舒亦得罪以減死論及震事顯舒拜侍御史至荊州刺史震五子長子牧富波相牧孫奇靈帝時爲侍中帝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彊項眞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出爲

汝南太守帝崩後復入爲侍中衛尉從獻帝西遷有功勤及李傕脅帝歸其營奇與黃門侍郎鍾繇誘傕部曲將宋暈楊昂令反傕由此孤弱帝乃得東後徙都許追封奇子亮爲陽成亭侯震少子奉奉子敷篤志博聞議者以爲能世其家敷早卒子衆亦傳先業以謁者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丞及帝東還夜走度河衆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拜侍中建安二年追前功封務亭侯震中子秉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

出爲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桓帝即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遷侍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書昏秉因上疏諫曰臣聞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誡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

陳蕃字仲舉汝南人父亹太守蕃年十五嘗閑居而其庭甚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子何不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勤奇其志

之桓帝延熹八年以蕃爲議郎在講勤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丘山宜有以報塞誠冀陛下勉崇日新之德納言以忠謀上答先帝下慰靈及臣冀世受恩得命輕塵芥誠心未從即便乞骸骨退出溝壑若扶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講帷幄不宜外遊留拜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柄多非法度蕃每朝會輒數陳政事前後七上書陳天人之應及誅宦官之失其言甚切冀雖專朝而敬憚於蕃每有徵辟輒不就遷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以讒毀受罪秉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其年冬復徵拜河南尹先是中常侍單超弟匡爲濟陰太守以臧

罪為刺史第五種所劾窘急乃賂客汝南劉元州從事衛羽專已見種傳及補得方因繫洛陽臣應秉當窮竟其事密令方等得突獄亡走尚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方等無狀譬由單臣刺姦法之吏宰奉公之臣獲命令得逃竄竟害奉公之臣獲命令得逃竄竟害奉公之臣獲命令得逃竄竟害

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登耆艾人與掾守宰上下忿患
四方憑垂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
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
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
條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璡青州刺史等亮憲東
太守孫謙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
國計吏多留拜爲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帑藏
空虛浮食者衆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爲池漬濯釁穢宜
絕僥幸以塞覬覦之端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留雜

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
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傍發調多以入私秉聞之下書
責讓荊州刺史以狀聞言公府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
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復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
天制官太微積星名爲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皐陶
誡虞在於官人頃者道路拜除恩加竪隸爵以貨成化
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駒遠逝穆穆清朝遠近莫觀
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
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明年秉

効秦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秉因奏覽及中
常侍具瑗曰臣素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閨司
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
公褒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
忿吞法王公貴戚擬國家飲食極肴饍僕妾盈紈素雖季
氏專魯穆侯擅秦何以尚茲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
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爲
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歜之父奪閻職之妻而使
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爲至戒蓋鄭

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衆服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上
急屏斥投畀有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
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操觚曰臣聞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
典漢制有故事平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
君側之惡詹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
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
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
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
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堂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

酒色財也八年薨時年七十四賜塋陪陵秉子賜字佰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荅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出除陳倉令因病不行公車徵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以司空高第再遷侍中越騎校尉建寧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于華光殿中遷少府光祿勳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曰臣聞皇建不極則有蛇龍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故春秋所記於鄭門昭公殆以女

敗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二年代唐玲爲司空以災異免復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五年代袁隗爲司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帝好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疏曰臣聞陛下數微行出幸苑囿觀鷹犬之勤極樂遊之荒政事日廢大化陵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

美蹤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及
前人也宜絶慢慠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費
魚之次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遐通有憤怨之聲臣受
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招囊避咎謹自手書
密上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禄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
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
門止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
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
息既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小子乞邊遠

壻未游欲得尚方斬馬劒以理之國其宜也垂以觀後
學元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張當大門死而後已
乃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作
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變應為虹蜺
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鼃蜮含沙射人是也經曰
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
怨讙譁盈路是以灾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授蜺可謂
孰矣案春秋讖曰天設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
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易曰天

垂象見言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閽尹之徒共專國
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蟲篆
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間並各
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郄儉梁鵠俱以便辟之
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擅納之徒委伏
獻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紀信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
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
不念板蕩之作詠昭明之誡殆哉危莫過於今幸賴皇
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
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慎
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
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留思庶政無
敢怠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
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懷懷之心
哉書奏甚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
傳之恩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爲三老復拜少
府先祿勳代劉郃爲司徒帝欲遷畢圭靈琨苑賜復上
疏諫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等曰

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五里人以爲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遽令築苑四年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鉤佩五年冬復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詣省閤切諫許旨因以寇賊免先是黃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燿百姓天下襁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搔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勑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定而定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辜留而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辜留中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戶初賜衆人尉劉寬司空張濟並入侍講自以不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於寬濟帝嘉歎復封寬及濟子拜賜尚書令數日出爲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台咸功德殷于民皐陶不與焉蓋各之也遂固辭以特進薨二年九月復代張溫爲司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

贈東園秘器襚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疋策書哀慟遣
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
及葬又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史十人發羽林騎
輕車介士前後部鼓吹又勑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
送至舊塋公卿已下會葬謚文烈侯及小祥又會焉子
彪嗣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
皆不應熹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遷侍中京
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部界臺擅宮財物七
萬萬彪殺其女婢言之司隸司隸校尉陽球案其事誅甫

遂理北彪四年復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詔以恩澤爲
侯者皆奪封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攣不復行積十年
後子脩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
無日殫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憂操爲之改容脩
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及操
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爲功護
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
能曉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
歸計決矣乃命外白稍嚴操於此廻師脩之幾決多有

此類脩又常出行籌擇有閑外事乃逆爲荅記勑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畢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狀於此忌脩且以表術之甥慮爲後害遂因事殺之脩所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記書凡十五篇及魏文帝受禪次以彪爲太尉先遣吏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授光祿大夫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扶而入待以賓之禮年八十四黃初六年卒于家自震至彪四世大

與表氏俱爲東京名族云

張皓字叔明犍爲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爲太子少傅封留侯皓少游學京師初永元中歸仕州郡辟大將軍鄧騭府五遷尚書僕射職事八年出爲益州刺史彭城相永寧元年徵拜廷尉皓雖非法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以詳當見從時安帝廢皇太子爲濟陰王皓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廷爭之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退而上疏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至令戾園興兵終及禍難後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

阿逮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九德之義宜簡賢輔翊　聖質書奏不省及順帝即位拜諮司空在事多所薦達天子稱其推士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蜀莞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四年以陰陽不和策免陽嘉元年復為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遺使者弔祭賜葬地於河西縣子綱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為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廉不就司徒辟高第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讒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為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躬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

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郵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奢淫放恣羣臣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

[illegible]貨縱恣無厭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奏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時冀妹爲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閒積十餘年朝廷不得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

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愚以爵禄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兖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蕃不料彊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絶血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為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苟魚遊釜中喘息須臾聞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既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其部衆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悦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絶乃止天子嘉美擬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為祠祀祈福至于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為

負土成墳詔書痛悼拜其子續爲郎中賜錢一百萬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爲豪族初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徵拜尚書令建光元年擢爲司隸校尉明年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初到龔不即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錄功曹袁閎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既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閻字奉高數辭公府之命不修異辭而致名當時永建元年徵龔爲太僕轉太常四年遷司空以地震策免永和元年拜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龔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諸黃門恐懼各使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前掾李固時爲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乃奏記於商求爲龔表救商感其義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龔在位五年以老病乞骸骨卒於家子幬字季英少以清實爲稱無所交黨初舉孝廉辭病

不就大將軍梁商特辟舉賢才四遷尚書令出爲齊相
徵拜司隸校尉轉潁陽太守所在嚴明爲稱坐事免官
是時政事多歸尚書桓帝特詔三公令高選甫能太尉
陳蕃薦暢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由是復爲尚書臺
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遍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
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奸穢者莫不糾發會
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爲設法諸受贓二千萬以上不
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墮井夷
竈豪右大震功曹張敞奏記諫暢以爲五教在寬著在
經典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敞諫更崇寬政慎刑
簡罰教化遂行郡中豪族名以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
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同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
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遵道行禮責處可否之間
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
之末操無乃皎然自責於世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
園葵去織婦孫叔敖相楚三得三已其子被裘茹芻以納夫之
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
慕遺烈後徵爲長樂鄉

災策免明年卒於家子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謙子粲
以文才知名

神爲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仕山甫之後也父爲定陶令
有財三千萬父卒爲起墳墓以賑鄉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
有進趣名利皆不與之交通始爲縣門下史河南尹田歆
外甥王諶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貴戚書
命不宜相違欲自用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
日諶選客於大陽郭適見爲異之還白歆曰爲甚得孝
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儁傑而近洛陽

吏邪諶曰山澤不必有異行不必養出澤歆知
爲高於庭辯詰職事爲酬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遷
舉孝廉辟太尉府舉高第補侍御史時所遣八
使光祿大夫杜喬周舉等分行風俗皆以耿介著名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
諸宦官互爲請救事皆被寢遷爲自以職主刺舉志案
姦違乃復劾諸爲八使
露宜伏歐刀又奏請罷
刺史二千石先殘穢者
爲高監太子於承光宮中

時太傅杜喬等疑未欲
喬曰太子國之儲副人
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
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
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爲
事在職三年宣恩遠夷
德其白狼槃木唐蕝印
絕喬至乃復舉種向
以獻梁冀喬糾發逮捕
之冀由是銜怒於喬會

郡人服喬威黨百餘人自
天王喬與太守應承討
誚之傳逮喬承太尉李
一年非喬承之意實由縣
許比盜賊羣起勵勵未
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
后省奏乃赦喬承罪免官
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
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
喜是乃許之喬復留一年遷

漢陽太守或竟男女送至
得乘車及到郡化行羌胡
時遼東烏桓反叛復轉遼
於界上坐事免歸後司隸
拜議郎遷南郡太守入為
帝擢為度遼將軍為到
有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
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
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
明由是羌胡翕然莫敢犯
等皆來順服為去烽燧
原候望邊方晏然無警入為
太司農延熹四年遷司徒
稱職相在位三年年六十
奴聞為卒舉國傷惜單于
祭祀二子從拂從字公祖
府皆不就公車特徵病卒
變聞從卒痛惜甚厚上書
從拂字穎伯初為司隸從
休沐游戲市里為百姓薪
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言政
有能名為邊吏之冠下車公謁以
太夫初平

元年代荀爽爲司空詔至以地震寧免復爲太常李傕
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衝擁揮劒而出曰爲
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云欲何之
遂戰而死子劭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爲諫議大夫
大將軍何進將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澠池而進意
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
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又使其軍士以兵脅劭劭怒稱詔
大呼叱之軍士皆披遂前賓責卓卓辭屈乃遠軍久陽
亭爲進敗獻帝即位拜劭爲侍中卓既擅權而惡劭彊
劭遂左轉議郎出爲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竟不
之職服終徵爲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父以
身衛國吾爲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哉
遂與馬騰韓遂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攻李傕
郭汜以報其仇與汜戰於長平觀下軍敗劭等皆死騰
遂還涼州

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父豐廣漢太守
球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孝廉稍遷尚書令時魏
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之太守怒而檄督郵欲

令逐球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分受命逐之將致議於天下矣太守乃止復辟公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桂陽黠賊李研等羣聚寇鈔陸梁荊部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爲零陵太守球到設方略暮月間賊虜消散而州兵未盡等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溼編木爲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重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

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勢反決水滾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度尚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蓋等賜錢五十萬拜子一人爲郎遷魏郡太守徵拜將作大匠作桓帝陵園所省巨萬以上遷南陽太守以糾舉豪右爲埶家所謗徵詣廷尉抵罪會赦歸家復拜廷尉熹平元年竇太后本遷南宮雲臺宦者積怨竇氏遂以衣車載后尸置城南市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豈宜以貴人

終乎於是發喪成禮及將葬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以
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
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
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
望中官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怪公卿以下
各相顧望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
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
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
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

宮不幸早世家鄰獲罪事非太后若別葬議失天下
之望且馮貴人家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汙
染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必不從球議不合遂
後大言曰臣等請宣詔與臣意會者皆為之愧曹節
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退而受罪皆普之
願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李咸終不先發見球辭正然
節王甫復爭以為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
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乎

李咸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章德
竇后虐害恭懷安思
閻后家私惡逆而和帝無異莞卉之
議順朝無貶降之文
至於衛后專武皇晏駕之日
可以爲比今長樂太
后尊號在身親誓耦劉珤育天
且援立聖明光隆皇
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
以太后爲母子無貶
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霍
劉帝省奏謂曹節等
曰竇氏雖爲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節等無
復言於是議者乃定咸子元貞汝南人累遷荊州郡以廉
幹知名在朝清忠權倖憚之六年
遷太尉數月以
日食免復拜光祿大夫明年拜
爲光祿大夫復爲廷尉太常光和二年
河間劉郃謀詐宦官宦初郃見侍
謀俱死談部與球相結事未及
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
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
侍中受寄節等永樂太后所親
球爲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請
可趣足商待也又尚書劉納以
拜光祿大夫復爲廷尉太常光和二年遷太尉數月以
日食免復拜光祿大夫明年拜爲東海相
河間劉郃謀詐宦官宦初郃見侍中
謀俱死談部與球相結事未及
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
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
侍中受寄節等永樂太后所親
球爲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請
可趣足商待也又尚書劉納以
球復以書勸郃曰公
稷鎮衛豈得當同
者而已入在左右又
甲今
司表徙衛尉陽
政出聖主天下太平
直忤宦官當爲步兵

後漢列傳第二十三

校尉亦深勸於郤郤曰凶暨多吾恐事未會元受其禍納曰公爲國棟梁傾危不持惡結謀陽球球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於璜因共白帝曰郤等常與藩音節節因共白帝曰郤等常與藩永樂聲勢受取寇讎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衛尉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及劉納陽球皆下獄死球時年六十二子璸皇鄧太守秉察波陰太守第二子珪洛相球廣陵太守班